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册】
唐宋词史（卷三）

【第二册】 卷三 唐宋词史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蘇大學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总序

自1978年秋师从唐圭璋先生攻治词学至今,忽忽已过30年矣。回首当年,自己本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不意在攻读唐师的硕士研究生、随后又转入高校(苏州大学)工作之后,竟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并在词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我的博士生们现今要为我策划出版这套词学文集,不禁感慨良多。我深知自己既缺乏像夏承焘、唐圭璋等老辈学人那样深厚宽博的学养,也跟不上新时期所涌现出的青年学者那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迅猛步伐,充其量只是一个衔接两代的过渡性人物,因此要出文集,不免有些汗颜。但转而一想,对我来说,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好歹记录着自己在词学研究领域里跋涉过的一连串足迹,把它们整理出来总算做了一番“盘点清理”和“立此存照”的工作,未尝没有一点意义;而对不少读者,尤其是很多青年学子来说,像《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美学》等旧书,由于后来未曾再版过,故在书店难以寻获,因此这次“打包”再版,也可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同意了门生们的建议,由他们分工协作对旧稿作了一定的校订,终于推出了这套词学文集。宋人陈与义曾有词云:“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对我而言,若是改动其中一个字,变成“三十余年如一梦……”,便很能表达此时看到这套文集的内心感受:往事早如烟,此身也已垂暮;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其优劣、良莠就让读者和后人去评说吧。而我本人则要闲登小阁去享受那为时有限的余生了。

本文集共八册、十二卷。下面,分别对各册内容作具体说明。

第一册由卷一、卷二组成。

卷一《唐宋词风格论》：此卷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后来发现，台湾木铎出版社 1987 年盗印过它，易名为《唐宋词的风格学》，且隐去了作者的姓名。韩国新雅社 1994 年将其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李钟振教授。

卷二《张炎词研究》：此卷原由齐鲁书社 1989 年出版。

第二册收录卷三《唐宋词史》。此卷原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再版。后者对前者略作修订，主要是改正了一些错字和删除了某些不必要加的引号，内容基本不变。此次再版，依照后一版本。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6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韩国新雅社 1995 年将它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宋龙准、柳种睦先生。

第三册收录卷四《唐宋词论稿》。此卷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其中选录了我自 1981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的论文 32 篇。

第四册收录卷五《唐宋词论稿(续编)》。此卷为这次所新编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35 篇，其时间跨度较大(1984 年—2008 年)，主要是从《唐宋词论稿》出版以后所陆续发表的论文中选辑而成。其中内容大致分成六类：一是对唐宋词的魅力来源，尤其是其人生意蕴作出探寻；二是对唐宋词的心理内涵作些剖析，兼论“角色转换”对这些意蕴生成的重要作用；三是词论研究，以及我对于词学研究的若干思索；四是从传承和变异的角度来对唐宋词进行文化考察；五是读唐宋词的一些心得，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较多；六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文章，其中既有两篇论宋人散文的文章，还有三篇论析夏承焘先生治学历程和回忆唐圭璋、段熙仲先生往事的文章，收录这后三篇主要想借此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之情。上述 35 篇文章，以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上，此次结集出版，可省读者查检之劳，姑取名为《唐宋词论稿(续编)》。

第五册收录卷六《唐宋词美学》。此卷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第六册由卷七、卷八、卷九、卷一〇组成。

卷七《唐宋词纵横谈》：此卷原由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5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唐宋词主题探索》。

卷八《宋词趣谈》：此卷原由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它的学术性不强，但趣味性和可读性尚可，因大陆读者不易读到，故在此再版，可供非专业的读者阅读消遣。

卷九《李璟·李煜》:此卷原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为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的一种。

卷一〇《东吴绛帐履痕——序跋选录》:此卷收录了我为学生们的学术著作写的序跋。

第七册收录卷一一《唐宋词与人生》。此卷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第八册由卷一二、附录组成:

卷一二《宋词三百首新注》:此卷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合作者刘文华女士乃是我的妻子,不幸已于近时病逝。几十年来,她在生活和工作上助我良多。今日再版此卷,也作为对她的一种悼念。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5 年据此重排,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宋词三百首鉴赏》。

《附录》四种:一是崔海正教授所写的《论唐宋词专家杨海明——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一》。二是曹辛华博士所写的《杨海明与唐宋词研究的深化》。这两篇文章的撰写,其作者事前事后都未与我本人作过沟通,完全是他们个人意见的表述。照我看来,其中颇多溢美之词而缺少中肯的批评,实在愧不敢当。但它们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我的某些研究“特色”,可供我自己反省并供读者参考。而除此之外,很多师友(如曹济平先生、潘树广先生以及刘扬忠、肖瑞峰、王兆鹏、刘尊明等先生)和学生(如邓红梅、赵梅、闵定庆、钱锡生、王晓骊等博士以及浙江大学的张锦同学)也曾为我的一些论著写过书评,但因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收录,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歉意!三是王晓骊博士所记录的《背靠遗产 面向当代——杨海明教授词学访谈录》,它概述了我从事词学研究的历程以及研究唐宋词的若干心得体会,也可提供给读者阅读。四是张幼良博士所撰《瞬间三十年——杨海明先生学术年表》。

正如开头所说,我在这 30 年左右的时间竟不意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其间的甘苦辛甜,自然一言难尽;而文章的优劣良莠,也心知肚明。总的来说,由于我的写作往往率性而发,主要凭兴趣和“感悟”,而不耐作缜密细致的思考,因此文章中的疏漏和缺陷(甚至错误)自然难免,还望读者多多指教!另外,由于我往往是先写成一篇篇单篇论文,以后又把这些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融汇在后来的专著中间;而在撰写单篇论文时,因每篇文章都要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故而有一些观点和例证有可能会在全书中多次出现,或许会令人产生

啰唆重复之感。这里谨表歉意。再者,由于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早期的文章并不像现今那样讲求“学术规范”,故而现在读来肯定不够“规范”,不够严谨。这点也请读者鉴谅!追昔抚今,如果说这套文集所收的一些旧文,在“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刚开始阶段或许曾有某些“闪光点”使人眼目为之一亮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恐就早已平淡无奇,甚至黯然失色了。所以我十分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新旧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位“过渡型”的研究者,而词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和崭新气象则期待着后来者们去努力开启和努力创造——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曾经的词学研究者所殷切期望的。

最后,要对引导我走上研究道路并给我以提携指导的唐圭璋师、孙望师、段熙仲师、吴调公师表示深切的悼念与感谢;对大力促成本文集出版并付出辛勤劳动的我的博士生们(曹辛华、曹志平、孙虹、薛玉坤等)表示深深的谢意,拙著引文均由他们重新查核,并详为注出;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国安博士在本文集的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热情与认真令我十分感动,特在此也表示郑重的感谢;对大力资助本文集出版的江苏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许新海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支持本文集出版并花费很多心血的江苏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芮月英女史和图书编辑部主任顾正彤女史表示深深的敬谢之心。

杨海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总序 / 001

【卷三 唐宋词史】

第一章 绪论:唐宋词——我国古典诗苑中的秀花奇葩 / 003

第一节 对唐宋词的整体观 / 004

第二节 唐宋词的发展轨迹 / 017

第二章 词的原始和朴素的形态——唐宋民间词 / 026

第一节 词的起源:诗与音乐“第三次合作”的新产品 / 026

第二节 词的原始和朴素形态——唐五代民间词 / 037

第三节 两宋词坛的一股潜流——宋代民间词 / 047

第三章 展苞初放的唐五代文人词 / 057

第一节 中唐文人词:文人词的尝试、小品阶段 / 057

第二节 “词为艳科”局面的形成——《花间》词 / 064

第三节 南唐词——忧患意识的渗入和勃发 / 092

第四章 北宋词坛鸟瞰:词的多元化发展 / 111

第一节 北宋社会的两大侧面和北宋文化的两大层次 / 112

第二节 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和复杂心理 / 127

第三节 北宋词的多元化发展:词与时代的同步前进 / 137

第五章 五代词风的延伸与提高——北宋小令词 / 142

第一节 富贵闲雅的晏殊词 / 143

第二节 雅俗并存的欧阳修词 / 148

第三节 “追逼《花间》”的晏几道词 / 157

第四节 北宋后期小令词坛“点将录” / 167

第六章 柳永慢词开启了宋词的新天地 / 177

第一节 慢词发展的历史回顾和北宋慢词的蓬勃兴盛 / 177

第二节 “以俗为美”的柳永慢词 / 183

第七章 “新天下耳目”的苏轼词——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 211

第一节 苏轼以前词坛上的“社会化”倾向 / 211

第二节 苏轼完成了词的比较充分的“士大夫化” / 213

第三节 “新天下耳目”的苏轼词风 / 229

第四节 “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老坡” / 237

第八章 北宋后期的词坛 / 240

第一节 黄庭坚、晁补之 / 240

第二节 秦观 / 244

第三节 贺铸 / 251

第四节 周邦彦 / 257

第九章 南宋词坛鸟瞰：宋词的“极盛”和“渐衰” / 273

第一节 “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 / 273

第二节 南宋战和交替的政局和词坛上的两股忧国之音 / 277

第三节 南宋文人的“雅致”和“雅词” / 282

第四节 异军特起的“豪气词” / 290

第十章 南宋前期(1127—1161)的伤感词、愤慨词、隐逸词 / 295

第一节 南宋前期词坛的“低音区”——伤感词(李清照词) / 296

第二节 南宋前期词坛的“高音区”——愤慨词 / 307

第三节 南宋前期词坛的“尘外音”——隐逸词 / 320

第十一章 被时代所召唤回来的“男子汉风格”：辛派爱国词 / 329

第一节 词坛的“巨龙”——辛弃疾 / 330

第二节 “辛派爱国词”概述 / 355

第十二章 “雅词”营垒里的“伤痕文学”：姜夔和吴文英词 / 367

第一节 “幽韵冷香”白石词 / 370

第二节 “芬菲铿丽”梦窗词 / 384

第十三章 “风雨如晦”、“春去人间”的宋末词坛 / 397

第一节 “缘事而发”的亡国哀音 / 398



第二节	同中有异的“浙派词人”和“江西词人” / 402
第十四章	余论:对于唐宋词史的“反思” / 410
第一节	“词境”——中国古典诗歌高度成熟的标志 / 411
第二节	“词境”——民族审美心理的深厚积淀和“再投资” / 417
	参考文献 / 429
	后记 / 435
	二版附记 / 438
	再版后记 / 439

「唐宋词史」



卷三



【第一章】

绪论：唐宋词——我国古典诗苑中的秀花奇葩

我们伟大的祖国，素有“诗国”之称。在这悠久而广袤的诗的国度里，耸立着千树万木，盛开着群花簇卉，依着时空的扩展，分别构成了一丛丛诗的“群落”和一条条诗的“植被带”，各各呈现着自己的千姿百态，吐露出自己的独特芳香。明人胡应麟曾经这样叙说过从《诗经》时代到唐朝的诗苑盛况：“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①不过，他的话还仅说了一半：在“三唐”以后，诗的“气运”并没有宣告终结；相反，它还有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唐诗继续引出了宋诗、元诗、明诗、清诗……；另一方面，在它的苑地里，又诞生了新的“品种”——词、曲。这后面两种新花，由于“天时”、“地理”和“人工栽培”等方面的原因，在宋元两代，却也开放得极为妍丽绰约、惹人喜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掩过了作为“正统”文体的“诗”的“颜色”。所以到了清代，焦循就已把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和唐代的“诗”并提为“一代之胜”^②，而直至今日，“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也还一直被广大古典诗歌的读者们挂在口上。这说明，宋代（当然还应当包括在它之前的唐五代）的“词”，确称得上是我国古典诗苑中的又一丛秀花奇葩——说它是“秀花”，是指它的秀美艳丽；说它是“奇葩”，则既是指它的常被持保守观点的人排斥在“正统文学”的营垒外，又是指它的不全同于“诗”的个性差异。正如辛词（《鹧鸪天》）“花不知名分外娇”中所写的“野芳”那样，“词”虽没有被供奉在“大雅之堂”的花瓶里，然而却以它的异香奇色深深地吸引了无数的作者和读者，使这诗苑的特殊一角（指词苑）成了令人无限留恋的观赏游览胜地。

唐宋词除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着自己的“思想意义”和“思想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② 焦循：《易余龠录》卷一五，见《丛书集成续编·子部》第9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463页。

价值”——不能设想,光有一张美丽的“画皮”而缺乏思想“灵魂”的作品是能够如此久久地吸引和深深地打动着读者之心的。“豪放”的爱国词篇(如辛弃疾的很多词篇),表现着民族的浩然“正气”,这自不待多说;而即使是那类“婉约”的“言情”之作,其中也同样倾注着唐宋两代作者的满腔挚情,映现着他们的神貌、心态,因而也同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心灵文献”。人类历史是从艰难曲折的过程中走过来的。我们在唐宋词人的词篇中,至少从一个侧面或一个“窗口”,看到了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人们追求爱情自由、追求美好理想、追求崇高人格、追求祖国前途的思想火花是如何萌生、如何勃发、如何在压迫和窒抑之下不屈不挠地燃烧的,如何在寒夜的寂寞和黑暗之中闪发着光焰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①周济所说的这句话,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词”尽管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逊于“诗”,也尽管以往时代的一些文人往往视它为“小技”,但是,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它却无可抹杀地具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因此,就应该给“词”特别是唐宋词写“史”。

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尚未见有以新的观点作指导的词史著作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人们已经指出:在今后的词学研究中,有许多项工作要做,“而写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词史,无疑是词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②。此话反映了学术界的企盼,也反映了广大读者的殷望。为了尽快填补这一空白,更是为了“抛砖引玉”(因为我深知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因而只能是如此),所以不揣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的低下,“冒险”来作这样的一种尝试。错误和疏漏,自然极难避免;要之,能因之而引出一部比较成熟和水平较高的词史著作,那就是笔者的一大心愿了。

第一节 对唐宋词的整体观

一、狭深文体和心绪文学

在诗的世界里,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在诗坛的穹幕上,有着万万千千的行星和恒星。它们分别有着自己的“种族风格”,各自释放出长短不同的波和色彩不同的光。因此,在撰写词史之始,有必要对“词”这样一种颇有些特

①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见黄苏等《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第192页。

②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0页。



异性的诗体,作一番整体上的宏观考察。从全部唐宋词的历史事实出发,我们发现,虽然词从广义上看也属诗的一个支派、一个“家族”,词与诗之间存在着血缘之亲,但是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一定的个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就表现在:虽然同为抒情的载体,但是相比较而言,“诗”所负载和容纳的感情分量与生活内容就显得厚重、宽广,而词则显得轻微、狭细——当然,仅仅这样说是不够全面的,还应当补充的是:词在抒情的“方向性”方面,却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这就是:它正朝着其“深度”更进一步地开掘和伸进。尽管后来的词中也出现过“以诗为词”(甚至是“以文为词”)、诗词合流式的作品,但从它的全局或至少是那些占着很大比重的“正宗”、“本色”型作品来看,该是如此的。

对于这一特点,王国维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①“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是指“诗境”之“阔”和“词境”之“狭”;“能言诗之所不能言”,则又是指“词境”相对而言(与“诗境”比较)显得“长”和“深”。词之为体,不似壮士,却像一位窈窕颀长的女性那样,特擅作轻歌曼舞而不善作厮杀呐喊^②;表现在抒情的“类型”方面,它就长于抒写那类深微细腻、“幽约怨悱”^③的感情,而不大像诗那样,能较为宽广地抒写情志和反映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词比起诗来,似乎是一种抒情程度更“纯粹”、更“狭深”、更细腻的文体。它所抒写的感情,不妨称之为情绪、心绪、心态或“心曲”更来得适宜。比如下面这首词: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温庭筠《梦江南》)

在破折号前的四句,所写的是一般的“恨”;这种感情是诗中常可见到的。而在破折号后的一句(“摇曳碧云斜”),则就描摹了一种极为动荡迷离、惆怅难言的心绪或心态。朱彝尊所说的“词虽小技……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④,大致就指的是此类感情境界。又如: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粼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① 陈鸿祥:《〈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② 清人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魏塘曹学士之言曰:“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0页。

③ 张惠言:《词选序》,见《张惠言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④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〇,光绪十五年刊寒梅馆藏版,第2页。

(范成大《眼儿媚》下片)

此中所写的“春慵”，恰似那一塘溶溶泄泄的春水，微波荡漾、不能自休，其幽细程度亦为一般诗中所少见。

——词所最乐于抒写、也是最擅长描摹的，就是这一种近似于漪涟状态的心绪和“心曲”。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真不愧是一种“心绪”的文学。虽然在诗中，也不乏对于心绪的类似描写，但就其刻画的细腻程度而言，则词就堪称是对诗的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者又是一种“量变”基础上所达到的“部分质变”。

从词的“狭深”的抒情性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整部唐宋词史的这样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题材相当的狭窄。我们在唐宋两代人所写的两万多首词中，简直看不到一点儿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影子，举此一点就足以见出唐宋词题材的惊人狭隘性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诸多原因，但是，无论如何，词体本身的局限性却无疑又是这些原因其中的一个。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唐宋词在整体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性比较薄弱（与唐诗相比，也是与宋诗相比而言）这一缺点，也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宽容而不至过分苛严的“谅解”了。

但是，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面：由于词努力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所以它就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深蕴在人类心灵底层的某些感情内容，就能在更为细腻和窈深的意境中显示人类长期凝贮起来的心理积淀，因而其感人的艺术魅力也就越加丰厚。陈廷焯所说的“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①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将分外珍视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宽；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十分注意发掘词在抒情艺术方面的进步。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比较全面地认清词史发展的线索和把握住它的发展过程。

二、忧患意识和伤感色彩

在整个唐宋词坛上，有一个“幽灵”不时在徘徊踟躅。这个“幽灵”，便是那一股深浓的忧患意识。

晚清的大词论家况周颐，对此就有甚为深切的体味。他说：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斯时若有无端哀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

①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①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②

他所说的“无端哀怨柰触”和风雨江山之外的“万不得已”的思想感情，拿我们的话来说，便是那一种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宇宙的忧患意识。而正是由它构成了“词心”和“词境”的内核。

这样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我们不妨从题材内容出发，对三大类型的唐宋词篇作一个大略的分析。

爱情和青春，照理是人生最美好、最宝贵的生活内容之一。然而，唐宋词在写到这两个主题时，除了极少量的作品中闪现过明亮欢快的色调之外，绝大多数作品却铺满了哀怨和抑郁的色调。在封建时代，自由、美满的爱情是极难寻觅和长留的，因此词人们在讴歌它的同时，又不得不唱出痛苦的哀歌。“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授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薛昭蕴《小重山》），这是相思的苦恼；“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张泌《浣溪沙》），这是悼亡的深痛；“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姜夔《鹧鸪天》），这是对于爱情的忏悔；“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陆游《钗头凤》），这又是对于封建礼教的怨愤。像大石块底下蜿蜒曲折地长出的可怜小草一样，唐宋文人的正常人性（爱情）却受到了如此顽固而无情的压抑，词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怎能不流露出浓重的忧患情绪呢？因此，即使在写到“青春”这一美好的主题时，由于它常与爱情缠绕在一起，所以同样也会发出“欲挽不能”的悲音：“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秦观《江城子》）最妙妙的年华伴随着爱情的破灭而一起长逝了，词人的内心和他们所塑造的“词境”中，自然便充溢着“万不得已”的“哀怨柰触”了。

如果说，上述作品中的忧患意识还是由一身一己的不幸遭遇所感发的话，那么在下面这类忧国忧政的词篇中，忧患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就更深广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前途、政局的危机，再加上作者自己的身世遭遇，凡此种种，都通过“忧患”的面貌，充分地凸现出来。“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张元干《贺新郎》），词人悲天悯

①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② 同①，第23页。

人,忧患的“矛头”甚至直指“天意”(兼指皇帝和天帝);“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辛弃疾《水龙吟》),词人登临远眺,其忧患的对象又从现实进而扩张到了“千古”的历史,真可谓是充斥宇宙,巨大而又深悠。

——而即使在那类貌似“悠然出世”的山水隐逸词中,忧患意识也仍然像摆脱不了的“阴魂”一样,老萦绕或潜藏在其中。“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张孝祥的这首《西江月》描写了这样一片“脱俗如鸥”的“悠然”心境,看似达到了“遗世独立”的精神境地,但“世路已惯”四字不又暗示出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并不真正平坦而照样深藏着忧患之感吗?东坡说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这就告诉我们,词人们的忧患意识几乎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包的,即使在他们“羽化而登仙”之时,也会蓦然袭上心头。

所以,总的来看,唐宋词篇中简直到处存在或潜伏着忧患的意识和忧患的情绪。这种现象既是前代诗歌“诗可以怨”^①的传统之继承和发展,又传递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信息。从前者言,中国古典诗歌本有着表现忧患意识的悠久传统,所谓“哀怨起骚人”^②是也。《变风》、《变雅》之作,体现着作者对于政治的忧患之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③;《古诗十九首》,大都唱着一曲曲忧患人生的哀歌;而中晚唐的诗中,也随处可以读到“浮世本来多聚散”^④、“今日乱离俱是梦”^⑤式的忧伤诗篇。不过,到了唐宋词篇中,这种现象却有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⑥的发展,这又不能不说是与时代的某种契机有着关系的。五代十国,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衰世,弥漫在社会上的那股危机感、忧患感,不可能不涌进当时诞生未久的词篇中;北宋时代,虽然进入了一个统一的年代,但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进入了它的“中老年”(这种进程可以从“安史之乱”算起),由社会危机所引起的士大夫文人内心的忧患意识也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日趋“成熟化”(苏轼便是一个典型),而刚在晚唐五代“复苏”不久的爱情意识此时又受到了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新的压抑,所以表现在北宋词中的忧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页。

② 李白:《古风》,见《李太白全集》,上海书店,1988年,第42页。

③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0页。

④ 李商隐:《七月二十日崇让宅宴作》,见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3页。

⑤ 韦庄:《忆昔》,见齐涛《韦庄诗词笺注》,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7页。

⑥ 萧统:《文选序》,见《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页。